

珠城三题

■ 邱灼明

忆海角亭

五载居廉中，常对海角亭。

湖面飞鸟影，玉兰馨可闻。

坡仙瞻天处，后人忆孟君。

重游寻芳迹，草木故意深。

这是我最近重访海角亭写下的一首诗。我对海角亭感到非常亲切，似乎一檐一瓦，一草一木，都与我有缘。这原因，大概是因为我在合浦廉州中学教书时，就住在与海角亭一池之隔的“小廉中”，而且一住就是五年多。这期间算是与海角亭朝夕相处了。

海角亭约建于宋初建隆至景德年间，之所以称为海角亭，据《海角亭碑记》载，“郡故有亭曰海角，盖因其地在南海之角……故名。”可以想见，古时登临海角亭，是可以观沧海，听潮声的。现在站在海角亭，不用说见不到海水，听不到潮声，就连离海角亭很近的西门江，也被围墙挡住而看不见了。

我居住的“小廉中”，是廉州中学建得较早的房屋，位置也较中心。有两排房子，每排四间，原本是教室，后来才改为教师宿舍。离海角亭不到两百米，中间隔一池塘，池塘边柳树成荫。推窗相望，可见池水微涟，垂柳轻风，让人赏心悦目。海角亭琉璃碧瓦，古朴雅致，掩映在绿树之中。时常有三五成群的学生，在海角亭内高声朗读。伴随着琅琅书声传来的，还有淡淡的玉兰花香。我也曾作过一首小诗，描述过当时所见闻的海角亭的景致，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两句：波涛虽去三五里，却有书声一片情。

据说海角亭是为纪念孟尝太守施政廉明，去珠复还的政绩而建的。海角亭几经摧毁，又几经重修，至今亭的结构仍依旧样。亭内四壁镶满石碑，有的石碑已经字迹模糊，难以辨认了。其中有几个碑刻，我印象最深。一是门楼正中的一块“鹅”字碑，高约九十厘米，宽约五十厘米，整块碑只有一个“鹅”字，一笔写成，字体苍劲飘逸、潇洒自如。我曾多次读过这块碑，琢磨过这“鹅”字的起笔、走势、收笔，所以至今仍记得它的笔画与神采。二是悬在亭内正中上方的“万里瞻天”横匾。这是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题写的。至于当时苏东坡为什么要挥毫题写“万里瞻天”这几个字呢？没有记载。有没有人考证过呢？也不清楚。但我猜想，苏东坡被贬遇赦，由海南回经廉州，得到太守张左藏等人的盛情款待，在海角亭以文会友，想必是遥望海天万里，往事历历，无限感慨涌上心头。那时刻他是否仍希望回到天子身边，参政议政，施展自己心中的雄才大略呢？或者苏东坡根本就没有这种念头，他只是面对碧波万顷，长天一色，顿时忘却尘世，超然洒脱，故情缘笔端，一挥而就罢了。令我难忘的，还有在亭正面的两条木柱上镌刻的一副对联，联曰：“海角虽偏山辉川媚；亭名可久汉孟宋苏。”我比较喜爱这副对联，因为它将海角亭的地理位置、历史渊源全都概括了，并且充满赞美之情。

我当时任班主任，有时候就请历史老师在海角亭内给学生讲历史。其中有一段史实，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悲壮。这就是有关钦廉起义的一段。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初夏，钦州人民抗捐

起义，同盟会员、新军统带赵声与郭人漳一起奉调前往镇压。赵声原先与钦州义民通气，准备策反举事。后来由于郭人漳背约进攻起义军，而导致起义失败。赵声为此抑郁痛恨，悲愤不平，就在海角亭宴请将士。席上赵声慷慨激昂，即兴赐诗二首，抒情言志：

其一

晓风吹角九天闻，万里旌旗拂海云；
八百健儿多踊跃，自惭不是岳家军。

其二

决战犹来堪习胆，杀人未必便开怀。
宝刀持向灯前看，无限凄凉感慨来。

这铿锵之韵，真可谓落地有金属之声，其悲切之情，又何其感人肺腑！诗，言志也。

我在调离廉州中学之前，有一日，独自散步到海角亭，在亭内徘徊良久，时而注目“鹄”字碑，时而默念“亭名可久……”的楹联，转而凝视“万里瞻天”的匾额，心绪纷纭，浮想联翩，不觉吟咏了一首怀念苏东坡的诗。时隔八年，现抄录如下，亦可见当时心迹——

海水虽已远去，
历史依然很近。
仿佛可见，
东坡先生把酒临风。
酒好诗亦好，
荣辱且忘却。
先生真是口福不浅。
说廉州龙眼可敌荔枝。
大江东去，
终归入海。
先生，何须“万里瞻天”，
尘世茫茫岂能一目了然？！

重游东坡亭

我曾在合浦廉州居住了十三年。几乎每年都要去游览坐落在合浦师范内的东坡亭，多则去三五次，少则去一两次。或者假日独自去，或者是陪外地来的客人去。去的次数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，总之，对东坡亭算是很熟悉的了。

但游览古迹，就像阅读名著一样，每重读一次，都有可能会有新的理解。尤其随着阅历渐深，回头再读一些以前读过的好书，感受就有所不同。

东坡亭建于何时已失考。只知道是合浦人为纪念苏东坡而建的。苏东坡于北宋元符三年（1110年），从儋州遇赦回经廉州，住了两个多月。下榻处是离东坡亭不远的邓氏园林“清乐轩”，此轩今已不存，只是离东坡亭南面两百米左右的地方，尚有一井，叫“东坡井”，相传是苏东坡亲自挖成的。

东坡亭的结构，颇具特色。亭分前后两进，第一进为别亭，第二进为主亭。别亭两侧有大圆门，主亭正门上方悬有“东坡亭”三个字的匾额。据载，这是法号叫铁禅和尚的手迹。亭的四周回廊相连，亭墙上镶有许多碑碣，楷、草、隶，书体俱全。亭的正面壁上有一幅苏东坡的石刻像，东坡像上方有“仙吏遗踪”四字，不知为何人所书。亭左侧回廊镶有苏东坡在廉州期间所写的全部诗作。亭内外还镶着历代不少迁客骚人题咏的碑刻。

东坡亭后面是一个湖，湖心建有一座图书馆，有一弯曲的堤桥与东坡亭相通。堤桥两旁绿树成荫，倒映湖中，景致古朴幽雅。我以前游览东坡亭，偏重于看风景，对亭内外所有的诗词碑刻，不太看重，总是匆匆一览便去。自从调离合浦后，有几年时间没有去过东坡亭了，此次旧地重游，览景怀古，颇有感慨，对于题诗碑刻，不知怎的，却平添了许多兴味。特别是左侧回廊上镌刻的东坡诗作，细读了一遍，可谓一字不漏。

芒鞋不踏名利场，一叶虚舟寄渺茫。

林下对床听夜雨，静无灯火照凄凉。

东坡这首《夜雨宿净行院》是非常耐人寻味的。苏东坡一生经历了不少政治风浪，他在与王安石的争斗失败后，被贬到了荒蛮之地。如果不是遇赦，恐怕他要客死天涯了。尽管苏东坡性格豪放，但在经历了一番颠沛流离之后，似乎已经看透了世事，感慨人生不过虚舟一叶，在渺茫中漂泊，何苦要去追逐更多的功名利禄呢？“芒鞋不踏名利场”一句，真是大彻大悟了。

细读东坡这首诗后，再回头看东坡的石刻像。想起苏东坡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的壮丽诗篇，当日他那豪迈的性格与气魄，在抵达人生晚景时，已经转化为一种超脱、一种宁静了。这种超脱与宁静，似乎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。

苏东坡在《廉州龙眼，质味殊绝，可敌荔枝》一诗中写道：

龙眼与荔枝，异出同父祖。

端如柑与橘，未易相可否。

异哉西海滨，琪树罗玄圃。

累累似桃李，一一流膏乳。

坐疑星陨空，又恐珠还浦。

图经未尝说，玉食远莫数。

独使皱皮生，弄色映雕俎。

蛮荒非汝辱，幸免妃子污。

苏东坡来到廉州的时候，正值龙眼果熟的时节。他尝到鲜美的龙眼果，赞叹不已。在岭南，他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，来到合浦，又将龙眼与荔枝媲美，可见他对龙眼的喜欢。我在品味这首诗时，将它与《夜雨宿净行院》联系在一起，觉得苏东坡不是单纯写龙眼或荔枝，而是情寄果木，崇尚自然，热爱生活的一种体现。

离开东坡亭，一路上我还在默念苏东坡的那些诗句，内心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，这是以前游览东坡亭没有过的。

珍珠城诗兴

我很早就想写一首关于合浦白龙珍珠城遗址的诗。

但几次到过珍珠城遗址，都没有获得写这首诗的机缘，也就是没有古人所说的诗兴，或者叫“应物斯感”。自然，没有诗兴，就写不出诗来。

直到最近，我再访了珍珠城遗址。这座名闻遐迩的珍珠城旧址，在落日的残照中，显得苍凉、古朴。残贝遍地堆积，丛丛野草摇曳，时有三三两两的鸥鸟斜飞而过。尤其令人注目的那几块古碑，仿佛当年几位老态龙钟的监珠官，肃立于徐徐的海风中。碑文已难以辨认，就更像那监珠官模糊的泪眼了。还有一只大石龟，背负一碑，其状好像含着沉痛，艰难地向大海缓缓爬去。偶尔从不远处那所学校传来的几点钟声，敲破这古迹的静寂。这种景致，正触发我的怀古之情，于是便想起作诗来了。忽然又想，有关白龙珍珠城的诗，古今不少诗人都曾写过，我何必还作多情呢？且不说唐朝的李贺写过，宋代的苏东坡写过，就说当代，著名戏剧家、诗人田汉也曾描绘过“方城有址堆残贝，古寺无踪剩断龟”的景象，感慨“碧浪曾翻千斛泪，夜光能换几餐炊”的采珠惨状。特别是在《访合浦白龙珍珠城旧址》其二中，更是佳句迭出，令人叹服：

双鲨闻说守杨梅，贯月奇光去复回。

北海开池初结果，南康剖蚌半含胎。

看来子好因娘好，毕竟他培赛自培。

玉润星圆千百斛，南珠应夺亚洲魁。

还有一位著名诗人韩笑，他前年从广东来访合浦时，我曾陪他游览珍珠城遗址。他虽已挂甲离休，但诗心未老。从珍珠城回来后，他诗兴大作，挥笔写下“合浦珠还”一诗，感情充沛，寓意深刻，对传说中的夜明珠因贪风盛行而欲远离合浦，流露出愤愤不平、痛心疾首的情绪。其中结尾一句：“明日珍珠，是否还会发怒？！”的确直言不讳，又耐人寻味。

这样一想，我便觉得写诗太难了，难就难在出新、出奇。话虽如此，但此情此景，却诗兴难收。伫立在这珍珠的废墟上，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似有许多话要说，并一时非说不可。而眼前那一轮夕阳，光辉灿烂，像离我很远，又像离我很近，若传说中的那一颗夜明珠，飘来飘去，恍恍惚惚，若即若离。瞬间，一行行诗句便在暮色苍茫中跳跃而出——

听不见海的哭泣，

遍地残缺的耳朵，

石龟颈脖上伤口已痊愈，

墓碑却双目失明。

回忆永远成为绝唱，

残余的波光虽有暗示，

总是被阴影拒绝，

很多年前的那个黄昏向我走来。

相对凝视，

想说什么但始终没有说……

我反复吟哦这几行诗，自觉有些朦胧，一如这黄昏景色。唉，朦胧且朦胧吧，也算了却我的一个心愿。

（作者系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委文明办原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广西作家协会原副主席，北海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）